

惠州文脉【花地·西湖】

苍苍平政驿，悠悠古道边

□林秋萍

惠州市惠东县吉隆镇莲花山脉边的平政村，是广东省“最美古村落”。初到平政村，便被“村中有园、园中有村”的建筑所吸引。物换星移，走过沧桑岁月，但平政村并没有显示出萧条，没有那种物是人非、风华不再的景象，而是充满了现代时尚的生活气息。

“平政”一名如何得来？听村里老人说，这要追溯到元代。从元代的平政站到明清时期的平政驿，“平政”历来都是岭南古代交通地图上一个不可或缺的地标，它是广(州)潮(州)官道上的要塞，是兵家必争之地，是商贾云集的圩市，直到今天仍是吉隆鞋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古时称“平正”，后因有识之人认为此地有文人之气，遂在“正”字旁边加上“文”字，将村子称作“平政”，取“平原福地，政气昊天”之意。明朝初年，平政设驿站，已有大道从目前的惠州市区经平山、平政，再通往海丰。

驿站是中国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历史上这样的驿站遍布南粤古驿道沿线各处。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驿站被截撤废弃，有的则发展成为村民聚集的村落，而平政村就是因驿站发展而成的古村。当时平政驿往东是海丰县平安驿，两驿之间有广(州)潮(州)官道上堪称畏途的羊蹄岭。而羊蹄岭自古就是惠州连接潮州的咽喉之地，也是古代粤闽交通史上最为悠久的一条主要官道。清乾隆年间，清政府拨款在羊蹄岭修建五关，建成后驿道摆脱盗贼的骚扰，平政村也重新开始繁盛起来，加之村内水道纵横，渐渐发展成一个商贸云集的圩市。

在平政村的平政河上，有一座古桥。桥长约50米，桥面用12块花岗岩长条石架设，桥宽0.4米至0.5米，厚约0.3米至0.4米，长条石以下由单石为桥墩，承

托石条连接处，并以楠木桩固定桥墩，桥的两端各有用石条铺设的阶梯。据说，明代平政设驿站时就有此桥，古时海丰往来惠东各地必经此桥。而古桥是否为古驿道的组成部分，尚不明确。

平政村坐落在莲花山脉南段与大亚湾之间的丘陵谷地之中，分为平政圩和平政围，下辖九文地、象牙坑、半径、平政、新村、老村等多个自然村。现有280多户1500多人，耕地面积约1230亩，土地平整肥沃。村民间以农耕为业，主产稻谷、番薯、芋头，经济作物以种植花生、甘蔗、玉米、红黄麻为主，还有荔枝、龙眼、芒果、番石榴等果树。1990年后，随着吉隆鞋业的发展，村民大多外出经商办鞋厂，或从事其他职业，全村讲客家方言。

平政村地处低纬度，日照时间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秋间台风暴雨比较频繁。村前临考洲洋内海，背靠海拔1000多

米的水底山，环境舒适优越。平政村的古建筑多是明清时期建造，一般都有厅、房、天井等。民居屋檐内外均有精美的石雕、灰塑或彩绘。其中，四角楼保存最为完整、精美细腻，是清同治年间的建筑。四角楼为赖氏在平政村开基的第六世兰芳、桂芳兄弟历时5年建成，门匾上题“佩宝含华”四个字。该建筑为“四点金”式围屋，坐东北向西南，典雅大气，四角处置二层碉楼，外向置射击孔，外墙檐口饰卷草纹灰塑，上置女儿墙。主体由门厅、中厅、上厅组成。各建筑之间有天井相隔，两侧置左右廊庑。屋后天井有一八角形水井，至今井水清冽，为村民饮用水源。行走在精美的古巷间，似能感受到当时的繁华。1940年抗战中期，四角楼遭日本侵略军焚烧，后修复。

村中还有平政古道、东门井、西门井、东门古桥、东门楼、南门、颖川堂(赖姓)、叶吉甫墓

等，都是受保护的文物古迹。地方掌故有鸡不鸣犬不吠、路过官员均下马、三洲田起义等。古韵悠悠，颇具传奇色彩。村里的节日习俗也让人无限向往。其中的元宵节、灶爷诞、补天餐、佛爷诞，还有武术、舞狮、音韵乐曲等，都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特色美食更具诱惑力，灯盏糕、萝卜糕、喜糕、糯米糍、白切鸡、卤鹅，每一样都让人魂牵梦萦。

走访平政村一天，要离开时无限留恋、依依不舍，夕阳下的平政村显得多么温馨，演绎天地欢欣、人间祥和以及古驿道神秘的传说，氤氲回仿若看见商贾在古桥中走过。

回程中，我大胆地作了一个设想，如果将平政驿道打造成集历史古迹和自然风光为一体的旅游胜地，开展徒步、骑行、定向运动、自驾露营等，绝对是最健康而又有趣的文化体验活动。

西湖簕杜鹃赋

□李硕洪



接草木之幽深，连群芳之绚烂。临湖水而葳蕤，展市花之璀璨。繁卉萋萋，暖阳灿灿。脊地强生，肥泥更健。显生命之顽强，示花苞而色艳。吾拙笔以高吟，人倾情而大赞。

若夫春和景媚，燕舞莺啼。东风梳柳绿，新雨吻花丹。涟漪波漾，烈烈云燧。虫鸟啾啾，篱笆烂漫。千枝万枝开绽，一处两处成团。丛丛簇簇，点点斑斑。红花如赤焰，紫芹似高鬟。青春兮旺盛，生命兮文澜。虽无木棉花之高耸，却有簕杜鹃之静幽。随风轻舞，乃客家之格调；遍地滋生，有仙子之衣冠。袅袅婷婷，慰游人之青眼；袅袅烈烈，寄深情于湖山。光和风软，散幽香之千

万；蝶使蜂媒，亲花蕊于二三。

至于怒吼台风，喧嚣雨削。百鸟躲藏，群虫停乐。诸树弯腰，众英凋落。檐倾榭摧，屋倒风作。一时地暗天昏，刹那魂飞魄散。暗天对雨兮，泰然自若；角梅昂首露花兮，刚健如昨。纵是烟花摧损兮，根基不摇；既暴雨肆虐兮，枝条不悖。待等风调雨歇，疗伤痊愈；一经日出霞光，绽苞交错。风姿摇曳兮，大方落落；花团锦簇兮，华英灼灼。秋蛩同此吟呢喃；篱菊与兹花斗角。

赞尔亲和兮，插地以荣开。歌君坚韧兮，抱团而抗灾。不逞名号，君子襟怀。不慕时髦，赤子情怀。惠州选尔为市花，感慨爱卿之美材；雄都誉君为斗士，盛叹英魄若红梅。

漫话元旦

□戚思翠

“元旦”起源于非洲。公元前五万年左右，古埃及人由游牧发展到农耕，定居在尼罗河两岸。但农业收成与尼罗河洪水泛滥密切相关。从长期的观察中，古埃及人发现尼罗河泛滥的时间颇有规律性。他们就把这个时间每次都记录在竹竿上，从中得知两次泛滥时间大约相隔365天，也就是一年。同时古埃及人也发现，当尼罗河初涨的潮头来到今天开罗城附近的时候，也正好是太阳与天狼星同时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于是，古埃及人便把这一天定为一年开始。这就是元旦最早的由来了。

中国的元旦，起源于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距今已有4000余年的历史。元是“初”“始”之意，旦是“日子”。元旦合称即是“初始的日子”，新年的第一天，亦称“阳历年”。但“元旦”这个称谓并非一蹴而就，汉代崔寔《三子钗铭》中叫“元正”。晋代庾阐《扬都赋》中称作“元辰”。北齐时的一篇《元会大享歌皇夏辞》中呼为“元春”。唐太宗李适《元日退朝观军仗归营》诗中谓之“元朔”。所以，元旦又谓元正、元辰、元春、元朔等。

在古代中国，元旦的时间并不一致。夏代在正月初一，商代在十二月初一，周代在十一月初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十月初一日为元旦。汉高祖初元年时，司马迁创立了“太初历”，这才又以正月初一为元旦，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定正月初一为春节，而以西历(公历)1月1日为新年。“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元旦与春节正式分家。过去，元旦的传统庆祝方式很多，如燃放爆竹、杀三生、敬鬼神、拜祖先。

古往今来，元旦诗歌，名篇佳作，脍炙人口。三国时曹植的《元会》诗曰：“初岁元祚，吉日惟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尊卑列叙，典而有章。衣裳鲜洁，黼黻玄黄……欢笑尽娱，乐哉未央。皇室荣贵，寿考无疆。”描绘了曹魏时期人们庆祝元旦宏伟壮观的场面。晋代诗人辛兰曾有《元正》诗：“元正启令节，嘉庆肇自兹。咸奏万年觞，小大同悦熙。”也记述着晋代人喜庆元旦的情形。

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的《元日述怀》诗云：“筮仕无仲秩，归耕有外臣。人歌小负酒，花舞大唐春。草色迷三径，风光动四邻。愿得长如此，年年物候新。”面对新年的到来，诗人悠然自得，诗兴大发，而喜气洋洋。“玉

座临新岁，朝盈万国人，火连双阙晓，仗到五门春；瑞雪销鸳瓦，祥光在日轮，天颜不歧视，称贺拜空频。”诗人厉元却用清丽流畅的诗句，刻画出一幅富丽堂皇、隆重典雅的宫廷贺年图。

大唐盛世孟浩然的《田家元日》诗：“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壮，无禄尚忧农。桑野犹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诗意清新淳朴，大有陶渊明遗风。“无禄尚忧农”之情怀，更加突出了诗人的高尚情操。白居易的《七年元日对酒五首》：“庆吊经过懒，逢迎跪拜迟。不因时节日，岂觉此身羸。众老忧添岁，余衰喜入春。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应无藏避处，只有且欢娱。”字斟句酌，字字句句都表达了诗人不畏年老、悠然洒脱、昂首挺胸、喜迎新年的精神风貌。

北宋王安石有《元日》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首诗描写新年元日热闹、欢乐和万象更新的动人景象，抒发了诗人敢于革新的思想情感，洋溢着欢快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夜雨解残雪，朝阳开积阴，桃符呵笔写，椒酒过花斜。”大诗人陆游的《己酉元日》中所描绘的“桃符”指的也是春联。一夜的细雨融化了残雪，阳光灿烂，晴空一片，阴郁一扫而空，何等清新美好。明代陈献章的《元旦试笔》诗曰：“邻墙旋打娱宾酒，稚子齐歌乐岁诗。老去又逢新岁月，春来更有好花枝。东风吹雨江楼笛，吹到东风月上时。”有着一幅“乐岁图”，春光无限好，人人喜洋洋。邻家在饮酒，孩子在歌唱。春花繁茂，娇艳美丽。更有那悠扬笛声，在月色中絮絮耳畔。新年将至，春天不远了。

1933年元旦，鲁迅有《二十二年元旦》诗云：“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到底不如春节好，打牌声中又新春。”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湘赣地区人民的野蛮压榨，无情抨击了上海官僚醉金迷的腐化生活。1942年，董必武在重庆作《元旦占用柳亚子怀人韵》诗：“共庆新年笑语哗，红岩士女赠梅花；举杯互敬屠苏酒，散席分尝胜利茶；只有精忠能报国，更无乐土可为家；陪都歌舞迎佳节，遥祝延安景物华。”这首即景生情的七律，充分体现了诗人伟大的革命豪情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表达了诗人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

等爱的白菜

□张军霞

周末的中午，打扫房间，出门倒垃圾，有人在敲邻居家的门，是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伯，穿着一件绿色的旧棉大衣。看到我，老人家有些不好意思：“我以为我们今天不上班，咋没人呢？”我不由一笑：“可能带孩子出去玩了！”

我下楼扔完垃圾，出去买菜时，看到楼梯口停着一辆三轮车，应该赶了很远的路吧，车轱辘沾满了新鲜的泥土，估计是刚才那位老伯的。等我买菜回来，老伯正从三轮车上往下搬白菜，它们一颗颗整齐地排列着，干干净净，躺在一条旧棉被下面，宛如一个个熟睡的婴儿。

我一只手拎着自己的东西，腾出另一只手，帮老伯提了两棵白菜。六层高的楼，一百多级台阶，我累得气喘吁吁，看看邻居门口，已经整整齐齐码放了几十棵白菜，真的不知道，老伯一个人是怎么弄上来的。

搬家已经半年，我也知道对门住着一家三口，有一个花骨朵一样漂亮的小女孩，彼此却没有过多交往。我不忍心老伯这样苦等，拿出手机说：“还是给您家孩子打个电话吧！”老伯连声道歉，说自己的手机忘带了。接着，他熟练地报出一串数字，电话拨通了，听得出来，那边一片嘈杂。老伯大声说：“儿子，我来给你送白菜了！”“哎呀，你也不嫌麻烦，白菜那么便宜，满大街都有卖的，值得这样折腾吗？”老伯的儿子显然十分不耐烦，上来就是一顿抢白。

老人家红了脸，嗫嚅着说道：“可是，我已经送来了……”“我们带孩子去游乐场呢，刚买票入场！”小伙子回答。老伯却仿佛得了特赦令一般，赶紧又说：“不急，你们安心玩，我慢慢等……”我请老伯到家里坐，他搓着手，直摇头，说什么也不肯。

老伯掏出旱烟袋，蹲在墙角的姿势，刹那间让我想起了乡下的外公，熟悉而又亲切。我干脆搬了个小板凳出来给他坐。老伯抽一口烟，目光在那堆白菜上停留了很久，这才慢慢地说：“今年白菜长得可好了，我进城之前，孩子他娘把这些菜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比当年给娃相亲还仔细呢。菜是不值啥钱，图个新鲜……”

“我娃工作可忙了，他都快半年没回去了。村里有个表亲要结婚，孩子他娘走亲戚去了。不然，她也会跟着来……”“天冷了，你们年轻人，不能光顾着爱美，得穿厚实点儿！”“你们城里家家有电脑，要说玩个游戏也没啥，常熬夜可不好！”“早晨早睡一会儿，可别不吃好饭，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也难受呀！”

老伯唠唠着，仿佛在对我说，又仿佛自言自语。眼看天色不早了，他收起旱烟袋说：“不等了，我回去得晚了，孩子他娘就该不放心了！”说着，他抱起两棵大白菜递过来：“拿回去尝尝吧！自家种的，新鲜！做大锅菜，包饺子，都好吃着呢！”我连声道谢，目送老伯蹒跚着下楼。

该做晚饭了，我一边在厨房里忙碌，一边支起耳朵，留神听邻居家的动静，一次又一次开门查看。但是，直到我吃完饭，收拾好碗筷，楼道里依然一片安静。

我忍不住又一次推开门，白菜们在灯光下泛着干净的光泽，带着几分惆怅，几分寂寞。



大山深处

□李海波 摄

芙蓉

□胡应征

芙蓉，即木芙蓉。记忆里的芙蓉种在别人的庭院里，粉红明艳的花朵是那样的高贵典雅，令人沉醉痴迷，我一直盼望种一棵芙蓉在自家院子里。

庚子三月，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我星夜启程，凌晨赶到医院。父亲脸色青灰色，思维却非常清晰，他坚决要求出院回家。我们请救护车护送父亲回家，回到家的父亲奇迹般地好起来，我清闲下来，正好做多年热爱的事——美化庭院。

恰好公路上有人拖着一车树木叫卖，我从中挑选了两棵高大的玉兰树。玉兰树唤起了我种芙蓉花的旧梦，便问卖树人：“您有没有芙蓉花？”妈妈不等对方回答便抢先说：“摆渡的金燕子家有！”可我与金家人不熟，就催母亲带我去。我们沿着河堤走了约三百米，金家的大黄狗从柴草堆里窜出来，恶狠狠地接待我们，用咆哮的吠叫声唤来女主人。她引着我们走向屋前的芙蓉，那芙蓉种在当风的堤岸，主枝已顺着河堤匍匐生长，旁边很多小枝丫，像章鱼的触角向周边蔓延，这一大片地盘被芙蓉占领了。我想，开花时节，烂漫的花朵汇成一面花墙，那一定是很壮观很震撼吧。

主人爽快地递给我一把沉重的柴刀，招呼我随意砍伐。我郑重地接过主人家的柴刀，寻思着从哪里下手。我小心翼翼地攀着枝条，像保护新生的婴儿，生怕弄伤其他枝条，我的优柔寡断引来女主人嘲笑：“读书人连树枝都不会砍。”她不懂我对芙蓉的珍爱，我尴尬地笑笑。爽朗的女主人一边开着玩笑，一边夺

过我手中的刀，手起刀落，利索干脆地砍下十来根枝丫，又麻利地用塑料绳捆成一小扎，方便我带回家。

我挑选了靠近院子东南的角落，这里靠近鱼塘，土质肥沃。母亲告诉我，芙蓉只要插进土去就可以存活，但我还是不放心的，左挑右选察看地形，找到一处地势稍高的土堆，用枝丫粗壮的一端向下试探着地底深处的土壤，再把枝丫深深插进泥土。院子西南角临近稻田，近旁有一条排水沟，这个地方让芙蓉安家应该也不错，但这个角落有很多废弃的砖渣。我用铁锹敲碎砖渣，挖出一个洞，又将小沟里的淤泥捞上来放进洞里，再将枝丫插进淤泥，最后用稍干的泥土踩实压紧枝丫根部。对于它们能否存活，我不敢抱太大希望。

清明前后，芙蓉枝丫开始生根发芽，枝条葱绿如翡翠。仲夏，芙蓉的个头已近成年人身高，且蓬蓬勃勃，碧绿碧绿，叶片粗大如手掌，叶杆挺直昂扬，很有精神。天气晴朗时，父亲坐在轮椅上，静静地看着这茂盛的花枝细数着光阴，感叹着生命的顽强。

入秋，芙蓉花蕾布满了枝头，如龙爪般半开半合的萼片浅藏在底部，花瓣层层包裹，严密又结实，只等一场秋雨就欣然盛开，那阵阵如头插野花的村姑准备赴一场浪漫之约。渐渐地，一朵两朵按捺不住地绽开，远望像一把绿伞上绣着的几只粉色蝴蝶。

深秋，花蕾次第开放，挤挤挨挨的，一个枝头常有五六朵同时开放，一丛从一簇簇，像绯红的轻云。在这寂寞单调的江南，她显得那样淑淑稳重的，不争不

抢装点清冷的秋日。走近花儿，细瞧那粉红的花瓣似少女娇羞的脸，中间几根黄色的蕊蕊高高翘起，像蜗牛触角又像满天星火，花朵是那样端庄大气，在秋风中摇曳生香。

它又是孤傲倔强的。它“不肯嫁东风，殷勤霜露中”，“数枝金菊对芙蓉。摇落意重重”，百花凋谢的秋日，只有它与菊花盛装而舞，迎春开放。“雨后霜前着意红，飒飒西风，冷冷寒窗，它不惧无畏，傲然怒放，既不娇柔也不谄媚，雨来昂头，霜来点额，用微笑迎接冷雨寒霜，用铮铮傲骨打破秋的沉寂肃杀，倔强地装点秋的妩媚明媚。

晚风又起，万物枯萎凋零，成熟挂满枝头，院子里的芙蓉已开成粉红的海洋，成为一幅壮阔的画卷。父亲将近弥留之际，我们围在父亲身边，压抑着悲痛，轻轻念诵着经文。喂完父亲最后一勺水，他慢慢吞下去，浑浊的双眼蒙上一层灰色，他凝视着我们，凝视着他无限热爱的人间，再慢慢闭上，嘴唇也慢慢合上，嘴角渐渐露出一丝浅浅的笑意，那笑容在我们心里摇摇晃晃，若即若离，透骨的冰冷从脚底升到了胸口，身体再没一处温热，再没有一点气息，只剩下冗长无尽的沉默与不舍。他静静地躺在那里，就像那干枯的芙蓉花把绚烂的生命燃烧殆尽，飘飘悠悠，落在地上，回归尘埃。

花开无声，花落无息，花开若惜惜，花落莫伤悲。父亲平凡的一生刻下坚强与奉献，短暂的生命在他的欢乐中飞扬延续。珍藏思念，顺应自然，让我们在岁月的清酒中酝酿成熟与稳重，一路向前。